H.H.N.C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夷狄門

歷代御夷狄

歷代待夷狄皆非上策

夷狄荐食邊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趙築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逮漢而下種類滋蕃和之以親而不足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強臣以是發憤王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授干戈四海將服而中原隳弊英主所以疚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損費光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貪鼂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獷班固述懷禦而不

議其強侯應討也戎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羌胡猾亂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鏑謀者鮮而鬪者衆偏議多而勝筭寡其間羈縻之制無復可從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秦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杕杜之詩以紂德方暴戎狄乘間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穫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冒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橫身要治夷狄蓋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王伐夷狄而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葉正則

堯舜御夷狄

堯舜得名義與權故不患夷狄

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褎之地數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之有玁狁狄人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既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上同

周御夷狄

嚴尤以周為得中策劉貺以周為得上策

周之盛時列荒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獒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貺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謂先王之夷狄投諸荒裔本以禽獸畜之也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經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

宣王之不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脩政刑嚴武備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賊乎宋蘇史論

周漢御夷狄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方周人開國之初太王有狄人之患內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此至成王東夷又叛然其德化之流行四方之夷狄無思不服越裳氏累數譯而來蓋方其始立國之初以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警戒脩德銷兵馴致積漸以至責躬省已無分毫欠缺處當其天下太平乃是人主德化已到四夷出力以抗者終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應其誠不已故當太平之盛雖無俟乎遠夷之向化要荒之慕義然必於夷狄臣服然後太平可得而驗漢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此方勁兵強弩出入無常漢人累世不得解甲自漢而言文景號為有德

之君然匈奴侵冦不常文帝德既不足以禳之武又不足以勝之方其攘臂拊髀雖欲求勝而不可及其納幣結昏則又請和而不遂冨庻之後夷狄叛服不常之餘窮兵薄討師徒死傷者無數終以不服雖然漢之事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殊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遼絶矣謙正則

春秋御夷狄

會戎為非追戎亦非

夷狄之於中國猶陰之有陽猶君子之有小人也天之道豈以陽而廢陰人之道豈以君子而廢小人䖍特使之各安其所而不能為吾之病斯足矣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譏其戎不可會而戎之會也又書云追戎於濟由蓋譏其遇侵而無備遠去而後追也宋藻諸史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

臣謹按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人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

柴柵而外施陷穽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爲不廣人民不爲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不慮戎狄之爲患優而不知其來其知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於禦戎狄之術不已踈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鄭範芻蕘疏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讐

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困民力者而少戎之詩聖人取焉蓋西戎於秦有不共戴天之由往者秦仲之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吾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君子義之況西戎嘗伐周實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因有君父之由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其心焉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夫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載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漢御夷狄

武帝開西域西域不能為漢利光武絶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

漢自武帝開西域以圖匈奴光武閉王關以謝西域喜功名之士多言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絶西域相通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制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虛中國以事夷狄民力彫弊自光武絶西域而海内亦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夫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玆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曷嘗籍西域之功哉甘露黄龍之間千里賓服此亦直匈奴百年之運國内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絶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久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絶之事豈遽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燉煌之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上同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

孝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庶之餘席治平之後不務脩德而快意於匈奴其總兵者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將提軍九十有七烏乎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内虚耗戶口減半繼以聚歛榷酤愁嘆無聊當此之時海内騷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蓋以文景之德在人未泯人才之用於玆為多故爾師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譬如日之有月陽之有陰更盛而迭衰故其所以待之之道如何耳自昔中興之君未嘗不服夷狄而可以安中國者亦未嘗不治中國而可以兼夷狄者也且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呂后臨朝而有嫚罵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窮天下之力暴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漢之

辱甚矣宣帝本始之中一遣五將軍以擊之神爵之中又遣充國以也
日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慄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渭上
之朝光前絕後三代以來絕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恥而信中
國威矣昔商高宗之興有鬼方三年之伐宣王之興亦脩政事以攘夷
狄是三君者亦商周中興之君也而史臣以宣帝比之其以此歟愚故
曰宣帝之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攘夷狄也曺子酉

漢宣帝非專於攘夷狄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

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
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
五代之時是也故善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
虛內務外以治夷狄為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爾漢
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
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於匈奴李陵終不免於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
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

湛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華奇政為愷悌易暴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矣然後聲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致順非尊宣專於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同上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貿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備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若

宣帝也時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強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所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非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呂東萊

夷狄之強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

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某年某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首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以夷狄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夷狄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夷狄也明矣李邈廷對

晉宋御夷狄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妄挑強胡我朝無先立之規謨常墮窮討

謝元淝水之後亙溫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惟其當時為國者斬斬自保初無長策遠筭故旋勝輒敗隨得隨失若宋文

帝元嘉中屢嘗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王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是時魏太武南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夫何元謨退䘏魏師直至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宋之君臣搏手無策緣江置戍魏人凡破南兗徐梁豫青冀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横挑強魏之所置也今此虜之強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彼其雖以權詐立國大抵先立其一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虜人常用之至術也而吾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存我而乃蹈其術中可乎 黄萬石 此兵事

自晉以後符秦元魏諸戎及石晉之契丹近代之逆亮皆隨起隨滅天意常禍華而禍夷

江左自晉分南北符秦并吞諸燕在夷狄為盛後魏始於東晉紀及齊梁又為夷狄之最盛然符秦之興止四十四年魏之興雖百有餘年然自佛貍之盛訖太和之衰僅七十餘年其他諸虜隨起隨滅大畧不過三四十年亡 高齊宇文周之盛亦不出三十年之近此上天滅虜之常

數苻堅魏太武皆以其回山倒海之勢掃國南下而死魏宇文亦以遷
都洛陽而死石晉契丹乘中華之弊追據洛陽一旦有狎帝之樂至幾
胡林而死近者逆亮遠去梟穴授首江上如出一轍此戎虜將滅不安
其常之明驗也天之於虜豈有不忘之理而虜亦豈有能安中國者乎
霍去病衛當世總務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

高麗事本微淺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繫却在此自秦漢
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蓋諸胡強盛綿跨西北當始皇時天下
新統一常得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不復計較國內虛
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
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強併力
除治而天下因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其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
要是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

一偶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匈奴故地突厥得之已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甚恭執事甚謹据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嘗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率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盖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則業正

漢唐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強之時故高祖用兵難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

兵勢

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常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為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為戎以此
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
是匈奴始強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強卻是
將衰之勢攻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
帝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
便能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乃是中國自西
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大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
天道回轉復還中國突厥所以亡乃天亡也兼正則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征伐夷狄自謂行仁義太宗豈得為仁義之師

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
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煌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

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
捷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
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遣
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
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
見其功豈為旦暮用兵之名耶同上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

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己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
絕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群臣諸將亦不嘗以此為意就使高麗奉其土
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
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踢帶為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
事雖偃武脩文而其按劍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親為
此行當時想見在廷之臣亦多不以為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敢
發此意故盤亦不及言及房元齡以垂死之忠苦口力諫而終不可回

比親到高麗士馬頗斃衣糧頗竭戍敗傷損終不能克既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城之小而不能反當此之時惟言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焉雖元齡之言亦不敢忽矣同上

唐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適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為癰則瘿矣其益不已則死於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癰與瘿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為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狃於常勝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犬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都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劉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以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

而討之失也 崔鶩文

唐太宗一勝高麗夸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力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抱髀踊躍喜於用兵如鵰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義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勇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 范祖禹

唐太宗當高麗之強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

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遂延無返何則

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李勣拔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 張文潛

唐太宗屈意事戎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

唐太宗知彼其才而特金帛盟觧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兵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尊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伐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襄陂失擾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 李清臣文

唐太宗引諸戎入朝適以亂華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從之河南兖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

易為羈㝉温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扞蔽魏
證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兼置四都督府
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
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斷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者孔子美齊威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使殊俗
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
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

江夏王道宗手延陁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馬至浮陽回紇各遣
使入貢帝大喜詔曰云云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又為詩序曰雪耻酬百
王東凶報千古斷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大公
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redacted]驕也

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
振槁左衽之民解之內附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
之有夜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
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
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
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
中國之民也趍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欲天地之間無
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
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

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供得無失脩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與之同轍矣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同上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以從而區處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葉正則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別集

○邊防門

江

長江

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一都會

江陵

古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孔明以為用武之國

武昌

今鄂州當江湖之衝西距郢南距鄂西南距江陵東北距九江吳文帝嘗都於此東晉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

九江

今江州魯人謂北控群蠻西連荊郢晉江州所領兼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嘗以貴王大臣為都督刺史

周瑜赤壁之勝

後漢建安十三年操東下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荊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肅瑜不可瑜曰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遇於赤壁黃蓋曰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詐云欲降將東南風急火燒盡北船

呂蒙謀殺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樊口呂蒙忌羽居上流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不如全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易為守也

呂蒙襲羽入江陵

蒙襲羽至尋陽盡伏精兵𦪇䑽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盡得羽沿邊屯候遂入江陵

趙咨使魏

魏黃初二年帝 曰吳難魏乎咨 曰吳王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魏帝問詡伐吳蜀

黃初四年帝問賈詡欲伐吳蜀何先詡 曰吳蜀雖小國依山阻水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

鄧芝吳蜀二長

四年漢遣鄧芝使吳芝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魏帝嘆江之險

五年帝大興兵御龍舟至廣陵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

群無所用之

天限南北

六年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陸抗論江

晉泰始六年陸抗疏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

吳彥鎖江

八年王濬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彥為鐵鎖橫斷江路

羊祜論水戰

咸寧二年祜疏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

羊祜陳伐江南

四年祜病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若不卒而沒吳人更立令

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

孫歆嘆北軍飛渡

太康元年王濬出巴東以大筏放鐵錐以火炬燒鐵鎖克西陵襲樂鄉

孫歆與伍延書曰北来諸軍乃飛渡江也

濬入建業

濬自武昌順流徑趨建業

新亭對泣

永嘉五年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祖逖渡江

建興元年逖擊楫渡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庾翼鎮武昌

咸康八年庾翼在武昌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曰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

袁喬論沿江軍

永和二年元温將伐蜀將佐不可袁喬曰沿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

義之論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伐無功謝尚舉義之遺書曰今軍病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redacted]而已不從

孫綽論長江

隆和元年温請遷都洛陽孫綽疏曰昔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苻堅寇江

太元六年苻堅入寇權翼曰晉雖微弱謝安元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堅曰今以吾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可恃也

魏主窺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至瓜步伐葦為筏聲言欲濟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

長江為限

梁承聖三年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

長江天塹

禎明元年隋軍臨江施文慶沈客卿抑奏報而不言後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賀若弼濟江

隋開皇九年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集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役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

樊若水進取江南

宋朝開寶七年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如其策

太祖造浮梁渡江

冬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乃成十一月移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建康天險

建炎元年時駕在南京劉珏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請定計巡幸

水戰之備

三年呂頤浩奏陰爲過江之備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鎮江之岸攞拘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甚

多豈不可預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鎭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守
提舉造船具諳水戰利害

世忠決吳越之行

上駐驆江寧虜報至召諸將問駐驆之地韓世忠曰官家已失河北山
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遂決吳越之行

虜人來石濟江

杜充在建康以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先統一虜自馬家
渡過江充北走儀眞虜入建康遂自采石濟江

世忠金山之捷

四年兀朮回至鎭江韓世忠駐焦山以邀之世忠兵止八千募海船百
餘艘以鐵綆貫大鈎授諸軍強健者虜擁十州噪而前世忠分海船爲
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渡兀朮鑿渠遁去

趙鼎防虜

金虜破楚州范宗尹曰虜未必能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

顧浩論遣諸將禦江

紹興二年秋上曰寇或南來不避如何顧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

張浚視師江上

四年世忠捷大儀虜在江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趙鼎薦張浚福州居住可當大事詔浚知樞密院事往江上視師

趙鼎陳計

鼎密陳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不可門渡江便退耶諸將各自為禦天下事不再集矣三帥揚沂中劉錡謂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方遣二君聚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無他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御史魏矼言當罷請和二字以攻守待之

兀朮遁去

張浚至鎮江部分諸將世忠與兀朮書謂樞密已在此矣虜衆之噪兀
其主晟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無鬬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兀朮
一夕遁去麟猊亦北走

張浚視師

六年都督張浚行邊郡視師時淮東宣撫韓世忠駐承楚淮西宣撫劉
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張俊屯建康湖北京西招討岳飛在鄂朝論
以邊防空欽勵尚多浚獨謂楚漢用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則楚不敢
越境而西盖在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
深入故大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必環千里之
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

張浚會大帥議事

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光世屯廬州
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
翼於是國威大振

張浚請幸建康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易生驕肆力請幸建康

浚復出江上

浚復出江上視師時諸將鼓勢不相及沿江一帶更無軍馬諸將欲退保江浚力奏異議乃息楊沂中遂賊于李家灣

高宗駐蹕建康

七年上駐蹕建康

劉錡順昌之捷

十年兀朮渝盟劉錡捷於順昌

柘皐之捷

十一年兀朮再舉丙戌錡至柘皐適與王德會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

團結沿江民兵

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分數千人守馬家渡虜果使酈瓊以輕兵来犯覺有備乃出

陳康伯四策

三十一年康伯四策沿江諸郡增壁積粮為歸宿之地

康伯請決聖意

五月康伯奏敵國渝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振

汪澈請置師江上

御史汪澈言置師江上而專付閫外之任

葉義問督視

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起張浚判建康

命吳拱護武昌

虜揚聲欲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虜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吳

拱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回鄂汪澈止之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
虜果犯襄陽拱遂破之

元顔亮明日渡江

王權退采石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代以李顯忠時知建康
張燾至府才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
等時而公欲安寢乎適諜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王麟堂公何以
為策曰燾當以死守

亮麾衆渡江

亮駐車和之雞籠山丙子亮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皆在而
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張振王琪稍任責

允文區處江事

允文往采石督舟師未至十餘里聞鼓聲震野官軍十五日坐路旁者
問之衆曰天節使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我
曹不鮮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權

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
琪後載皐盛新等問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將何之今前控大江地
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往汝輩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
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
矣衆曰誰允文曰李顯忠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虜以來日
過江我當自先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
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在此有功即當之授之皆曰既有所主請為舍
人一戰允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
中流擊之布陣始畢風色作亮執小紅旗麾其舟自楊林口出虜始謂
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巖未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將及岸官
軍小却允文顧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
則兒女子耳俊即揮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冲虜舟分為
二官軍呼曰天師勝矣併擊金人金人所用皆撤和州民居屋板所造
及掠江濱渡舟底如稍皆不能動遂盡死於江中其回此岸者亮盡斂

殺之

采石之捷

允文奏捷夜半復布陣待敵遣盛新引舟師自楊林渡口戒曰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舡則以對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之遽却

李横權錡職

錡病退屯鎮江葉義問以李横權錡職趣令渡江錡姪汜同往軍不利

措置守江

上以横汜不利差楊存中措置守江以成閔為淮東制置吳拱為湖北制置李顯忠為淮西制置亮以書招王權以携我衆允文用顯忠計徼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置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亮大怒遂抵瓜州

諸將按試車船

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與楊存中等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徑抵瓜州將泊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持其船中流上下三周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亮笑曰此紙船耳

諸酋射殺逆亮

亮聞李寶在海道焚其戰艦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何遂射殺亮

汴上勞軍

張浚汴上勞軍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

吳芾乞留建康

三十二年上至建康吳芾奏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

淮

兩淮

長江所恃以為藩籬者淮也淮東以楚泗廣陵為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淮西以廬壽歷陽為表則建康姑熟得以捍蔽江西之鎮潯陽為

重而舒蘄實潯陽之表湖北之鎮武昌為緊而蘄安實武昌之表

〔廣陵〕今揚州。魏文再至。佛貍嘗頓軍。郗鑒謝安曾鎮此。高宗皇帝駐蹕于此

〔淮陰〕今楚州。謝安蕭道成曾鎮此。趙鼎曰楚當要衝所以蔽兩淮

〔盱眙〕今盱眙軍。臧質嘗守此。呂頤浩曰駐維揚當以輕軍屯盱眙以備衝突（已上繫淮東）

〔合肥〕今廬州。魏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賊來輒破地有所必爭也魏文時滿寵表合肥西三十里有險可依立城名曰新城時張浚行淮上築廬州城

〔壽春〕

今壽春府。魏與吳晉與符堅宋齊梁與拓拔氏血戰而爭此南北之
衝也紹興劉錡嘗渡江援壽昌

歷陽

今和州。孫策圖江表起於此蘇峻濟横江以刼姑熟歷陽者姑熟之
門戸楊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淮酤上襲

兩淮山勢

由少室而来至于桐栢而愈大自桐栢而降危岡斷壍壘壘相屬接于
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水寨

淮東川澤之國九爾小洲大渚沙灘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
水寨也自謝楊縣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
寨九

淮西山寨

淮西烏沐之地凡羣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

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下凡有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寨官寨將員數

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措補資秩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幫省將差為之提督

孫權牋操春月方生

後漢建安十八年操軍濡須步騎四十萬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權牋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曰權不欺孤乃還

孫權圍合肥

二十年權圍合肥時張遼等守合肥權守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還

朱桓守濡須

魏黃初三年吳侍子不至帝怒伐吳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直圍南郡吳呂範督舟師拒休朱桓以濡須督拒仁

曹仁向濡須

四年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亘兵才五千人諸將各有懼心亘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亘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曹公自來則不足憂況仁等耶仁遣子泰攻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亘部曲妻子所在亘遣別將擊雙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退亘斬雕虜雙死者千餘人

魏帝至廣陵

五年魏大興兵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息而去

魏帝如廣陵

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吳嚴兵固守帝見波洶湧歎息而去

諸葛亮約吳伐魏

青龍二年亮出斜谷遣使約吳同入大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

肥新城衆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孫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輙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吾將自征之勑司馬懿堅壁以挫亮鋒七月帝東征吴主聞大軍至遂遁

諸葛恪圍新城

是諸葛恪前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志復入寇淮南圍淮南連月不拔會大暑而退

祖逖渡江

晉建興元年祖逖擊楫渡江屯淮陰起冶鑄募兵二千餘人而進鎮雍丘

褚裒伐趙

永和五年趙亂褚裒表伐趙即日戒嚴直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蔡謨曰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陵敗裒退屯廣陵

殷浩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出許洛無功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長江之外羈縻而已不從

苻堅寇淮

太元三年秦兗州刺史彭越請東西並進堅從之使超督東討諸軍事與俱難毛盛等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攻彭城四年謝元救彭城彭超擾彭城俱難克淮陰

苻堅寇淮南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城東會超攻淮南五月難超拔盱眙六萬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敗走走僅以身免

謝元淝水之捷

八年堅六舉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先遣苻融至潁口梁成攻洛澗詔以

謝元為都督謝石謝琰桓伊等拒之元遣劉牢之趣洛澗斬梁成步騎崩潰皆赴淮水堅進逼壽陽列陣臨淝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堅曰但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逼而殺之遂麾却衆亂不能止元與琰伊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堅衆潰

魏攻盱眙

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廣陵歸悉力攻盱眙臧質固守凡三旬乃解圍去

魏寇壽陽

齊建元二年魏元嘉與劉昶入寇壽陽垣崇祖於城西北堰淝水堰北築小城使數千人守之崇祖決堰衆溺死皆退走

齊淮南入于魏

永元二年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魏以元勰鎮壽陽遣崔惠景赴壽陽不克六月陳伯之再攻勰擊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韋叡拔合肥

梁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五年韋叡攻拔合肥

韋叡救鍾離

六年命叡救鍾離或勸叡緩行叡曰今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景宗與叡合以火攻魏橋魏軍大潰

梁堰淮水灌壽陽

十三年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成而復壞

侯景反壽陽

太清二年侯景反於壽陽

吳明徹拔壽春

陳大建五年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明徹敗淮

十年周滅齊上欲爭徐兗督軍伐之明徹圍彭城列舟艦城下王軌援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沉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舟並礙不得

過軌引兵臧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淮南盡歸周

賀若弼鎮廣陵

十三年隋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鎮廬江

隋問高熲取陳策

陳祥明元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然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隋用其策陳人始困

裴度平淮

唐元和十二年愬降元濟於城上梯而下檻送京師淮西平

世宗征淮南

周世宗顯德三年帝下詔親征淮南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

高宗駐揚州

建炎元年虜過東京上駐驆揚州

呂頤浩請俟夾淮一戰

三年頤浩請申敕諸將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又駐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張守防淮之策

守言二策一防淮一渡江若屯重兵扵楚泗及淮陰三處賊兵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則舟楫拘扵南岸虜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渡江則去中原益遠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可患者二若為中原計而幸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扵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高宗南渡

二月虜犯淮倉卒南渡

虜犯淮

冬虜陷滁犯壽春官吏以城降犯無為守臣與民渡江南歸陷廬犯和

守以城降犯真守棄城

虜寇淮東 四年秋撻辣寇淮東詔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張浚不救楚州 楚州危趙立告急趙鼎欲遣張浚往救浚曰虜鋒不可當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將之心浚曰根本未固人心易搖此行失利可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浚力辭乃詔岳飛掩擊因令光世遣兵渡江以為援

虜攻泰州水寨 紹興元年撻辣攻泰州水寨為張敵所敗擒其婿萬戶不剌殺五千餘衆

朱勝非陳淮五事 二年勝非陳經營淮北五事。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被將

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五謂渡淮之後有助順土豪可來援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

豫偽寇淮

四年劉豫子麟姪猊寓里嗢等自維揚分道入寇舟師由清河擄楚騎兵渡淮擄滁上曰朕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決於一戰時江東宣撫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張浚軍在采石淮東宣撫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張浚移軍建康於是光世進屯太平州世忠復過江駐揚州

高宗親征

下詔親征始正豫逆罪人皆鼓勇朝士尚多懷疑昂曰顧不為群議所移

詔松年會議進兵

詔簽樞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

世忠大儀之捷

韓世忠戰于大儀北以鬼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揩馬足遂擒孛堇撻
也兀朮走還泗上

民兵擊賊

時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上曰淮民未能安業今乃力
奮忠義宜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

仇愈敗廬州

豫犯廬州知州仇愈發戍兵千人拒之無一還者

張浚視師

六年浚視師命世忠屯承楚光世拒廬浚屯盱眙

劉豫分道入寇

九月上發臨安豫聞上將親征簽鄉兵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統之
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猊統之報至浚復往江上視師時浚駐盱眙沂
中屯泗上世忠在楚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光世之兵在太平州遣
輕騎趨廬而公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

張浚有進無退

時疑虜偽合兵光世奏廬州難守欲還太平諸將議欲保江浚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或請上回臨安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淮南之也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根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大事去矣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浚覽卿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浚奉此詔異議乃息光世已會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督光世復還廬賊次濠壽浚拒之詔併以淮西屬浚

沂中李家灣之捷

猊過定遠以犯建康楊沂中悉衆以出至李家灣與猊遇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賊潰亂沂中乘之大破之而聞猊敗亦潰虜廢豫之意決

張浚築廬城

七年朝廷謀北伐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築廬州城

酈瓊叛

秋淮西軍統制酈瓊全軍七萬降豫是冬虜廢豫

劉錡順昌捷

十年兀朮渝盟錡敗之於順昌

劉錡柘皐捷

十一年兀朮謀再舉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乙卯果入冦犯壽春府命錡渡江禦之虜陷壽春錡至廬虜騎大集錡退以避其鋒虜入廬州錡退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據之以遏虜衝軍勢復振兀朮直據和州浚遣姪子蓋與王德先趨采石浚夜絕江與錡聲援相接又命沂中為浚副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虜退浚復和州錡至柘皐適與虜合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而陳王德與田師中先薄其右隅虜陳動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遂復廬州二月捷書至

軍勢大振

勿以議和為意

一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山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益脩守備今雖遣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作不講和處之爾

康伯條陳淮策

三十年亮將渝盟右僕射陳康伯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同樞密葉義問奏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荊南劉錡則均襄隨郢光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要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

汪澈言飭邊備

三十一年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汪澈言此陰盛也願飭邊備

陳康伯四策

康伯畫四策一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二措置民社寄為寓兵之計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四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猶之地

汪澈言守淮要害

澈言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

存恤山水寨

又言淮南山水寨盡水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

劉錡屯揚州

錡屯維揚新復海泗二州

葉義問督視

義問督視江淮允文參議

王權棄廬州

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遛不進錡再檄權不得已發兵至廬州戍守故

虜得渡橋以濟淮權棄廬州遁虜騎至尉子橋姚興以三萬人力戰王

擁群刀斧自衛不援興興没

王權棄和州

權又棄和州棄采石中外大震

劉錡皂角林之捷

虜萬戶高景山犯揚州錡禦之於清河虜以氈裹舟載糧秘而上錡募善没者鑿沉之錡俄病嘔血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虜逼江錡設伏皂角林誘虜入弩發虜敗斬景山

成閔援淮西

成閔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李顯忠代王權

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

群書考卷之二十三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邊防門

海

海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之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自擣吾腹心之所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堅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防海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藪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五百里定州里定川抵浙江

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

海門

秀州金山為江浙海門之要衝逆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來明抵我京識者指此

定海

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

海鹽

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

土山江乘

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

料角石港

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

謨止備石季龍

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為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

呂頤浩言避寇不如禦寇

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

防海委沿江大尉

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詔從之

沈與求備海

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

港水勢㴑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焉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順浩

仇兪爲沿海制置

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兪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順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兪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張浚條海道利害

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汪澈論備海道

三十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

李寶駐江陰

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

李寶海州之捷

七月逆亮遣蘇保衡統水軍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士寧回言公佐挾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世脩等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摇兀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徒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道有寶欲乘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

御書賜寶

寶捷奏至上賜詔獎諭書思勇李寶四字表其旌幟

葉義問論土豪軍

義問為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師也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盖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揖之間官軍阨於碕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襄

襄

江淮所恃以為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為唇齒者襄陽也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即今鄧州自漢以南為南郡即今江陵襄陽乃南陽南郡二郡之地故南接江陵北接鄧州西則接巴蜀實為衝要南北必爭之地

江陵

襄至江陵步道五百里郡志云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故江陵

以襄爲西捍

鄧州

襄陽北有樊城即古樊邑自樊城北有光化即古鄧城屬南陽縣即今光化軍去鄧一百二十里與虜境相接

巴蜀

襄陽西由房州達金州以入蜀即古魏興郡苻堅攻蜀由此入晉吉挹於西城縣南築壘拒之桑仲據襄欲西上吞蜀遣李横攻金州敗退保房州

漢江

漢水出嶓冢山嶓冢在隴西縣西其西漢水所出正屬今利州三泉縣金牛鎮

劉琮降操

後漢建安十三年劉琮屯襄陽會操南征琮遂舉州降

魯肅欲說劉備

先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荊楚與國鄰接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
城之固請往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權遣行至南郡而琮已降

據襄取北方

十四年周瑜說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關羽攻樊

二十四年羽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大霖雨漢水溢禁等
七軍皆沒禁窮迫遂降操子徙都避之司馬志請遣人勸權圻其後則
大圍自解操從之

呂蒙請據襄

蒙密言於權曰蒙為國家前據襄陽何憂於操

陸遜向襄陽

魏青龍二年吳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

襄陽必爭

六月滿寵欲拔新城帝不聽曰先帝南守襄陽地有所必爭也

羊祜鎮襄

晉泰始五年帝欲并吳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民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陶侃遣將拔襄

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遁去宣陽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遠附簡刑罰勸農桑在襄十餘年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

庾翼論據上流

建元元年庾翼曰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去河洛千里土沃甲良方城峻險水道流通進可掃蕩秦趙退可保據上流

北魏向襄陽

齊建武四年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九月真渡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

李綱請幸南陽

宋朝建炎元年李綱請幸南陽劉珏言陳唐諸郡新刻於亂南陽城惡

亦不可恃二年虜陷鄧州

程千秋失襄

三年冬先是京西制置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襄仲有衆數千屯漢水

之北城中統兵官有徐大方曹火星者仲遣人以馬遺徐徐以良甲二

報之千秋怒其與賊通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

襄陽今千秋殺吾兄遂攻城千秋遣曹出戰一晝夜殺傷相當蔡明仲

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曾敗仲入據襄

陽千秋遁去

趙鼎論襄

四年鼎言襄陽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眞帝王之宅宜屯重

兵於襄陽

桑仲據襄謀蜀

紹興元年仲據襄樊鄧隋郢等州久之野無所掠以人爲粮襄民殲焉

每自稱襄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知不可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横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拒險敗横横據房州彥又敗之横乃還襄陽

范宗尹乞赦桑仲

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禍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州鎮撫使仲命横屯鄧州霍明屯郢雖已受命再圖取金州冬復攻房州王彥大敗之

霍明殺桑仲

二年仲再謀攻金房明不從仲自馳至郢起軍明殺之横報讐攻明明走歸行在詔授横襄陽等州鎮撫使

李横思立奇功

三年横思立奇功以自固乃與信陽鎮撫牛皐相約同北襲昌府遇虜戰大捷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横傳檄復東京

趙鼎論襄陽

江西帥趙咢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今聞横軍起兵東京恐緣此紛擾横烏合之衆不能禦決失襄陽川陝路絶江湖震動横未幾果敗潁昌復陷

解潛乞保上流

荊南鎮撫解潜奏横已回襄陽虜陷鄧州境與本鎮相近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

虜偽陷襄

虜偽復犯襄陽横食盡棄城遁虜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

朱勝非議委岳飛取襄

四年襄陽重地既爲偽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朱升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駐軍鄂岳趙咢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奏請上令韓世忠一萬人臨泗上爲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庚錢兵勢相接上命飛收復命光世發精兵萬人援之飛自鄂趨襄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餉咢請上親筆詔

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度幾必濟

岳飛復襄

豫求救於虜〻偽俱來我師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

講防秋事

上謂宰執曰岳飛既復襄陽粘罕必怒况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虜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

岳飛進屯襄

浚視師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時飛在鄂）

飛不可

浚奏岳飛一動則襄陽有警復何所制

吴拱戍襄

三十一年亮渝盟詔知襄陽吴拱以三千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

敗盟乃令淮西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計置民社增壁積粮是時御前都統田師中戍鄂吴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任彦戍漢陰李道戍江陵戚方屯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戍之

汪澈言增重襄

澈言頗益兵上流增重荆襄之勢

陳康伯請分禁旅助襄

五月聚議康伯請分三衙禁旅助襄陽兵力

成閔控扼上流

六月朝廷以上流重地邉面闊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馬帥成閔總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又以汪澈置司鄂諸節制兩路

虜瞰襄

七月亮遣劉諤將二萬歷唐鄧以瞰荆襄

汪澈言襄不可棄

澈自鄂渚至襄撫軍時田師中握兵久且耄澈恐緩急不可倚伏奏罷之議者又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荊南澈奏襄陽重地為荊楚門戶不可棄也

成閔擣蔡

成閔遣統制趙樽乘虛擣蔡入其城斬虜酋

吳拱襄水之捷

虜將劉蕚揚聲欲取荊南又欲分兵自光黃擣武昌朝廷慮之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回鄂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果進戍黃州虜果犯襄陽拱與戰于襄水之上敗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別集

○邊防門

蜀

金蜀

自古為蜀之要害曰興元曰成州曰文州曰龍州曰金州今日為蜀之要害曰巴州曰劍州曰閬州曰古渝

興元

即漢中郡古南鄭也楊洪謂孔明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則無蜀矣

成州

即武都

文州

即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陰平即此

龍州

晉置陰平郡鄧艾自陰平至江南

金州

魏置魏興郡符堅由此冦蜀晉吉挹於西城縣南九里築壘拒之

巴州

有米倉前瞰漢中近米倉南地名三會乃劍閬巴蓬渠達六郡之衝要

建砲於此可遏其突至夔門

劍州

有劍門實有天險與利為鄰阻關為固可遏其突入西川

閬州

有大獲城近利州阻山為固可遏其突入葭萌

古渝

據內外二水之會三面斷崖壁立可控引三峽

孔明論跨荊益

後漢建安十三年孔明謂先主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則伯業可成

孔明論帥益州兵

又云天下有變則以一軍向宛洛一軍向秦川將軍親帥益州之衆以臨關中則孰不簞食以迎將軍

周瑜欲取蜀

十四年瑜見孫權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

法正說取益州

十六年法正至荊州說先主取益州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

先主降劉璋

十七年先主攻璋進圍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遂降

曹操降張魯

二十年操降張魯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

法正說先主取漢中

二十二年法正說備曰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屯守身遽北還舉衆往討必可克也備善之乃遣諸將進兵漢中

漢中益之咽喉

二十三年備屯陽平關與淵郃徐晃相拒遣陳式絕馬鳴閣道晃破之急書降益州兵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先主斬夏侯淵

二十四年淵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沔水爲漢中）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爭之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斬淵

先主得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無能為我必有漢川矣

趙雲將數千騎大破魏兵備遂有漢中

吳蜀脣齒

魏黃初四年蜀遣鄧芝脩好於吳芝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

亮定中原

太和元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之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

亮斬王雙

二年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以粮盡引歸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亮拔二城

三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拔之

木牛運糧

五年亮出祁山以木牛運米司馬懿督張郃等救祁山亮大破郃死之

司馬昭欲伐蜀

景元三年昭欲伐蜀朝臣多持不可昭諭衆曰吳地廣而下濕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其亡可知也

姜維請據險

姜維表宜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至寢其事

鄧艾伐蜀

四年鍾會鄧艾三道伐蜀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姜維引兵守劍閣會攻之不克食乏欲還艾言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降馬邈於江油斬諸葛瞻於綿竹禪降

王濬造船

晉泰始八年晉將平吳濬造船艦於益州羊祜疏今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巴陵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

桓溫平蜀

永和二年溫將伐漢軍青衣漢主勢大發兵拒之漢人無鬭志遂降

符堅取蜀

寧康元年秦楊安等伐漢中克劒門降梓潼遂取梁益二州

劉裕平蜀

義熙九年裕用朱齡石斬譙縱遂平蜀

拓拔英圍南鄭

齊建武二年魏主在鍾離梁州刺史拓䟦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蕭懿等據險立柵英急攻拔之乘勝長驅遂圍南鄭

太祖平蜀

宋朝乾德二年上命王全斌等合步騎六萬伐蜀上出畫圖示全斌等曰西川可取王全斌等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剋日可定史廷德曰西川若在天上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十二月劉光義入峽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初蜀於夔州當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遣步騎俟却乃以戰棹交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鏁江三十里許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戊辰光義遣張廷翰與守讞戰於猪頭鋪守讞敗走廷翰乘勝攻其城。王全斌以蜀斷棧議取羅川路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不如分兵脩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深渡與彥進會兵二道遂破之。壬申

全斌等入利州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延德至青強取劍州知和斂門已設李昊勸封府庫以降遂克蜀

虜由陝趨蜀

建炎二年虜將婁室至鳳翔謀趨涇州涇原統制曲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絕其歸路虜遂遁後圍陝李彥仙極力禦之虜首拜城下而去

虜陷延安

虜至延安庶召諸軍未集端不援虜乘虛陷延安

張浚使川陝

三年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初上問大計於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川故有是命

浚用曲端

曲端前在陝西屢挫虜浚欲仗其威聲拜為統制

浚論漢中形勝

九月虜入永興軍十月浚至興元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據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可定矣

浚移王似知成都

浚至秦州即出行關陝後還慶帥王似知成都以趙哲代之參議劉子羽薦吳玠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璘領帳前親兵

全陝沒

四年春虜陷陝州李彥仙死虜始敢西而敗陝沒矣

曲端拒虜

虜寇邠州浚遣端拒之兩戰皆捷又敗之於白店原撒離曷望之懼而哭既而端所部張中孚李彥琪戰不利虜亦引去

浚罷曲端

王庶毀端浚乃罷其兵柄陝西人恃端為命及是軍情不悅

富平之敗

浚自富平敗退保興州吳玠收餘兵閉大散關以斷虜來關師古收餘
兵保岷孫渥於階成鳳三州扞蜀口既而散關又不守浚欲徙治夔州
劉子羽曰若東走夔門則與關中血脉不相通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
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玠視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
柵而賊已抵原下浚又退保利州或謂玠宜屯漢中以安蜀玠曰我保
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虜旋引
去

五路之陷

虜破涇破渭降慶於是五路相繼陷沒

吳玠和尚原之捷

紹興元年虜分兩道入寇玠璘以數千人駐和尚原朝問隔絕軍儲匱
之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召諸將勵以忠義諸將感泣虜
至玠引騎之更戰迭休為虜折合敗走○十月兀朮移寨欲窺蜀玠於
和尚原先處戰地兀朮至玠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與

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堇橫尸滿野是役也兀朮往返方里首尾二年其衆負者踰半皆呻吟携持以歸兀朮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乃北歸燕山

保蜀亦浚用玠之力

王之望記西事曰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浚用玠之力

張浚罷赴行在

二年以王似為川陝宣撫浚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又以盧法原為副使罷浚令赴行在

虜入金州

三年撒離曷由商於出漢陰趨金商王彥兵敗退保石泉縣虜入金州

虜犯興元

知興元劉子羽遣田晟守饒風嶺且報玠玠曰事急矣當亟邀于險諸將不能辨我當自行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拒之官軍萬

七千人盜以洋州義士爲三萬虜繞出饒風嶺後玠還仙人關虜陷興元子羽保三泉縣從兵才三百子羽遺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引麾下趨三泉歎曰兵稍集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守之初虜謂四川唾手可取所忌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越境而戰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盡殺簽軍而食遂退

諸將分守陝蜀

四年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未幾師古降賊玠併統其衆自此遂失洮岷獨存階成而已

辛炳劾浚

浚還朝御史辛炳言浚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授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

吳玠殺金平之捷

丌木撒離曷復犯仙人關玠為壘於關旁殺金平嚴兵待之楊政謂玠曰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虜攻壘玠命璘領射王彪駐隊者射之又夜攻兩酋寨破之虜不能支遂遁是後也虜自元帥以下皆令携孥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從還既不得聘則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吳玠專治戰守

吳玠為川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

趙鼎都督川陝

七月以鼎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鼎奏陛下於浚有山河之誓終致物議今臣當此重責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楊政拔秦州

五年玠以虜犯淮上亟遣楊政乘機牽制政拔秦州宣撫盧法原獄不濟師不餽粮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益量功獲將士上以手

詔詰法原既而法原卒於閬今玠權行宣撫司事又以邵溥權川陜副
使

吳玠趙開謀不合

玠與總領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粮開執言不可玠乃於洋州及關
外成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

吳玠宣撫

六年陞玠宣撫使罷邵溥職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

胡世將制置

八年四川謀帥上問刑書胡交脩廷臣孰可將者交脩曰臣從子世將
可用遂除之

吳玠卒

九年玠走于仙人關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璘璘曰虜今酷而下
必死先兄每與虜戰非數月不決舉所長用之爾中國弓矢勁利虜士
卒堅耐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更擾之

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

世將乞命璘

世將乞命吳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肇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

吳璘以身任責

十年虜渝盟撒離曷據鳳翔胡世將在河池諸將勸其退保吳璘曰虜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亡謂我無權今我退墮其計矣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吾遽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于此勿多言也虜奄至石壁寨璘遣姚仲拒之偶合孛堇中傷退屯武功烏折合自武功整兵再來吳璘揚政迎敵至扶風縣力戰拔其城殺虜衆咸盡

力保關隘

詔胡世將令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璘拔秦州

璘政入陝

十一年吳璘揚政下秦隴取華虢入陝府以鄭剛中爲川陝宣撫使楊

政攻虜于渭北擒通侯孛堇

璘辨四長四短

二十一年利西安撫吳璘鎮興州已久自著書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而制彼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制弱

璘為宣撫

三十一年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判興州

璘破虜

九月虜酋合喜自鳳翔大散關入州界攻黃牛堡用強弩弓射退

璘復秦隴

虜犯黃牛堡旬餘不退璘遣將至寶雞滑河劫寨大捷又攻秦州破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畢

別集